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 著
马胜利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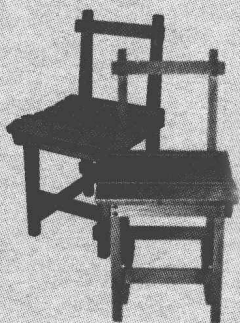
Le sociologue et l'historien
Pierre Bourdieu & Roger Charti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

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 著
马胜利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1-29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法)布尔迪厄(Bourdieu, P.), (法)夏蒂埃(Chartier, R.)著;马胜利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19878-0

I. ①社… II. ①布…②夏…③马… III. ①社会学-研究②史学-研究 IV. ①C91②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7711号

© Éditions Agone, Marseille, & Raisons d'Agir,
Paris, France, 2010.

书 名: 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

著作责任者: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罗杰·夏蒂埃 著 马胜利 译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878-0/K·082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mm×1230mm A5 3.875印张 6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译者序

这是一本小书,但它涉及的却是两位大家对两个重要学科的解释和看法。1988年,应法国文化电台《名人直白》栏目之邀,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与著名历史学家罗杰·夏蒂埃进行了5次对话。本书便是这一系列对话的完整记录。

布尔迪厄(1930—2002)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68年起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社会学部主任,1982年起任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他著述颇丰,多达340余种,涉及人类、社会学、教育、历史、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其主要代表作有《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实践理论概要》、《再生产》、《背井离乡》、《区隔》、《学术人》、《艺术的法则》等。其中,《区隔》一书被国际社会学协会评为20



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布尔迪厄的理论和学术观点在欧美知识界颇具影响。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布尔迪厄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及习性、场域、符号暴力等概念,用以揭示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场域理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提出,场域中充满着力量和竞争,个体可选择不同的竞争策略,资本既是竞争的目的,又是竞争的手段;场域有自主化的趋势,但场域本身的自主性又受到外来因素的限制。习性是与场域相对应的一个基本概念,与场域紧密结合。布迪厄通过场域理论,为实践自己的社会学宗旨,及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另外,布尔迪厄还继承了以佐拉和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他的著作经常持批判西方哲学传统的立场。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批判阶级社会,并因此招来不少非议。英国《卫报》评价他是可与福柯、巴特等人齐名的思想家。

夏蒂埃(1945年生)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1970年起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学,1978年起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06年出任法兰西学院“现代欧洲的写作与文化”客座教授。他以文化史研究著称,其著作有《法国出版史》、《法国大革命的文化根源》、《阅读实践》、《西方世



界的阅读史》等,并于1992年获得法兰西科学院大奖。夏蒂埃被学术界归为“第四代年鉴派史学家”,其治史观念与前一代年鉴学派已有很大区别。他研究视野宽阔,突破了法国自成一系的史学传统,善于结合当代西方史学前沿,尤其是英美新文化史研究的潮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文化史观。他对年鉴学派的时段论、“系列史”、心态史等概念有所批判,认为文化既不是传统思想史所描述的知识精英的专利,也不是心态史中从属于“短时段”历史经验的一部分,更不是仅用量化就可归纳的轮廓或趋势。在著书立说的同时,夏蒂埃还借助大众传媒开展学术普及活动,他在法国文化电台主持《星期一史学》、《名人直白》等栏目,在学术界和公众中有很影响。

要深入理解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对话,还应对1988年的学术背景有所了解。众所周知,法国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是两门地位显赫、颇具影响的学科。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相互冲突和交锋时有发生。上世纪70—80年代在法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年鉴学派偏重“长时段”历史,鄙视社会学只关注“不牢靠和不可捉摸的现实”。因此,布尔迪厄的《区隔》一书出版后便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抨击。而以布尔迪厄为代表的社



会学家则批评法国的历史学家远离现实,只注重“死亡的和埋入地下的东西”。但另一方面,80年代末的年鉴学派已开始呈现危机。吉拉尔·努瓦里埃尔(G rard Noiriel)、弗朗索瓦·多斯(Fran ois Dosse)和罗杰·夏蒂埃等历史学家对法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年鉴学派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怀疑,他们同时还试图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来纠正年鉴学派存在的问题。布尔迪厄与夏蒂埃的对话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从《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书名中,我们既可以感到这是两个学科之间的交锋,又可以看到它们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愿望。

本书收录的5场对话分别以社会学家的职业、幻觉与知识、结构与个人、习性与场域,以及马奈、福楼拜和米什莱为题,它们涉及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交流中,两位学者并不回避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却都能相互倾听对方。夏蒂埃通过提问和插话,尽量让布尔迪厄表明其社会学的重要理念和内心思考,并努力从中发现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相通之处。布尔迪厄也抛弃了往常的激烈言辞,力求平心静气地解释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他甚至多次对夏蒂埃的观点表示肯定和赞同。与激烈的学术论战不同,这种平和态度和沟通气氛有助于人们看清法国社会学



与历史学的关系,并深刻理解布尔迪厄的重要理论、观念和
思考。

20 多年后,即 2010 年,法国阿高纳出版社(Agone)决
定将上述系列对话作为小册子全文发表。它认为,这组对
话不仅能够告诉人们众多学界事实,还会启发读者思考。
而且,该书的对话形式显得生动活泼,令人读来轻松舒畅,
有助于让一般读者了解法国的社会科学状况和布尔迪厄的
复杂思想。

马胜利

2011 年 12 月

目 录

译者序	马胜利 / I
序 言	学者的直白 罗杰·夏蒂埃 / 1
对话一	社会学家的职业 / 21
对话二	幻觉与知识 / 41
对话三	结构与个人 / 61
对话四	习性与场域 / 79
对话五	马奈、福楼拜和米什莱 / 97

序 言

学 者 的 直 白

À voix nue

罗杰·夏蒂埃



重读了我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 7
1988 年的对话,我的第一感觉是:在这 5 次节目中,布尔迪厄活力充沛、风趣幽默和充满激情的形象再度浮现在眼前。由于法兰西学院教授的显赫头衔^[1],或是由于作为投身现实的社会学家进行的论战,布尔迪厄的思维方式有时受到掩盖。因此我认为,这本小册子的功劳在于:它通过最直接的活泼交流体现出布尔迪厄的思维方式并将其从约束中释放出来。布尔迪厄的研究始终基于同样的分析范畴并颇具批判洞察力。这 5 篇对话并未遮挡其研究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而是向人们展示出一个不大相同的布尔迪厄,即较少受制于他后来选择或被人强加的角色。这是一个欢快、活泼,对他人和自己都要嘲讽的布尔迪厄,是一个既坚信其研究 8
引发了科学断裂,又时刻准备与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开展对话的布尔迪厄。



我们在读这些对话时不应忘记时间上的差距,并应回到当时的年代。在1988年,让-玛丽·博尔泽^[2](Jean-Marie Borzeix)领导的法国文化广播电台有意邀请布尔迪厄参加《名人直白》(À voix nue)栏目。作为一个既非初出茅庐,也非地位显赫的历史学家,我之所以被选定为他的对话者,无疑是因为我对他的精神仰慕和情谊早已体现在我们一起参与的一系列节目中,例如我目前仍担任制作人的月度栏目《星期一史学》(Les lundis de l'histoire)。^[3]该栏目的一期节目便以他出版的著作《区隔》(*La Distinction*)和《实践感》(*Le Sens pratique*)为主题。^[4]在这期节目中,他与帕特里克·弗里登松(Patrick Fridenson)和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展开了对话。布尔迪厄与这个栏目建立起相互器重的关系。^[5]他在这期节目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此之前,《区隔》一书曾遭到一些历史学家的猛烈抨击,他们错误地,或者说“过分正确地”理解了这本书。而这次交流表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应当把社会类别斗争与阶级斗争(如果它真能与前者分开的话)视为同等真实的现象,应当认识到社会世界的对立表象既有助于表现也有助于造就这个世界。

1988年,布尔迪厄在很大程度上因《区隔》一书而成为



名人。在传媒的作用下,这本论战性著作把一位社会学家推上了知识和公共舞台。^[6]然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布尔迪厄已经是著作等身的资深研究员了。^[7]他曾经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从事人种学研究^[8],曾经对法国的教育体制做过分析^[9],曾经对摄影的社会用途^[10]和参观博物馆的行为^[11]做过集体调研,还曾经对实践逻辑进行过理论思考。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始终保持警觉,丝毫未因上述成就而失去惊人的活力。他的研究还涉及其他方面,例如舆论调查^[12]、婚姻策略^[13]、高级时装^[14]、体育实践^[15],以及关于法国雇主^[16]和主教的社会学。^[17]他的上述分析研究往往是以谈话或讲座形式提出的,其中一部分被收入了题为《社会学问题》^[18]的小书。80年代他成了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有3本著作成为他在社会学思维道路上的代表作:1982年他发表了《言语意味着什么》^[19];1984年他发表了《学术人》^[20],对他而言,这无疑是最难写的一本书;在我们对话前的几个月,他又发表了一本言论集,即《说过的话》。^[21]

在参与《名人直白》栏目期间,布尔迪厄正在撰写《艺术的法则》^[22]一书,因此在谈到正在从事的马奈和福楼拜研究时,他内心的激情溢于言表。此外,他在思考知识和艺术场域的特殊性质的过程中还用英文发表了不少论文^[23];



12 1986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关于批评》的系列研讨中发表过多次演讲;在这期对话节目的当年,他对海德格尔的研究成果也得以问世。^[24]所以,人们应当倾听一下布尔迪厄当时的亲口表述,权当并不知晓他后来出版的《国家精英》、《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男性统治》、《经济的社会结构》等著作^[25],以及在“行动理由”(Raisons d'agir)出版社发表的更具政治色彩的论述。^[26]

对历史学家而言,要理解我们谈话的某些主题便须知晓1988年时的三种情况。首先,历史学在当时仍然是社会科学中最具人气和最为抢眼的学科。这不仅由于一些史学大师的著作成为畅销书,还由于一些多卷本工程大获成功,其中包括菲力普·阿利耶斯(Philippe Ariès)和乔治·杜比主编,瑟伊出版社1985—1987年出版的5卷本《私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以及我有幸和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一同主编的部头略小的《法国出版史》(*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该书的4卷本由普罗莫第出版社(Promodis)于1982—1986年出版。这些多卷本大部头著作不仅让法国出版商充满信心,还拥有不少翻译版权的买家。



另外,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至少在精神方面已开始脱离曾使《年鉴》杂志享有统治地位的那些分析原则,即注重对史料大量收集、量化处理和系列组合。《年鉴》杂志的传统从外部和内部都遭到了质疑。外部的质疑有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命题;内部的质疑表现为它的理解模式产生裂痕并使其他研究方式应运而生。这些研究方式所强调的是集体表象而不是客观分类,是个别把握而不是统计分类,是有意识的运筹而不是无人知晓的限定因素。由此,在应当继续突出系列和结构还是应当注重行动者,在史学家操作的范畴与历史行动者本人的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还是类同等问题上,史学界展开了辩论。布尔迪厄可能会觉得这些辩论没有多大价值。

13

最后,当时的历史学已开始羞怯地对自身提出疑问。保罗·韦纳、米歇尔·德·塞尔多和保罗·利科等人撰写的几部重要著作^[27]揭示出该学科的求知意图与其写作所需的叙述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当然,这些著作的思维方式与布尔迪厄的还相距甚远。即便不是整个史学界,至少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现象也动摇了传统信念,并强力激发他们去思考历史学的科学性基础,或像布尔迪厄研究福楼拜那样,反过来思考虚构的认知能力。^[28]



14 因此,我们之间的对话可以表明布尔迪厄与历史学和
历史学家在某一时期的关系。布尔迪厄的批评十分尖锐,
他责备历史学家将他们的分析范畴过分地普遍化,没有深
入探索区划和分层的社会历史建构,并时常将它们视为自
然之物。但与此同时,布尔迪厄也对法国和外国一些历史
学家的研究表达了尊重。这些研究被大量收入《社会科学
研究文集》^[29]或他在午夜出版社主持的《同感》丛书。^[30]在
我们这次对话之前,我本人也在该《文集》发表了一篇文章
15 章^[31],并与布尔迪厄就阅读史和文化史问题进行过两次
对话。^[32]

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历史学家的论战日
益激烈。有人主张恢复政治和个人的至上地位,民族史也
开始风行一时。这些现象导致布尔迪厄对历史学和历史学
家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在1995年同德国历史学家鲁茨·
拉斐尔的谈话中也反映出这一点。^[33]布尔迪厄此时的口气
已不同于1988年,除个别人外,他对所有历史学家都给予
不留情面的抨击:他在谈话中谴责整个历史学(至少是法
国的)拒绝任何批判性反思,热衷于虚假的对立关系,受到
有害哲学的诱惑,对社会科学经典一无所知,只注重空谈
认识论而忽略有助于真正理论思考的研究实践。无论上述